

13107

.829.3

44

經義考卷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

百篇尙書

闕

卜商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

爾周書噩噩爾

劉歆曰尙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 又曰書以決好

或作斷好者義之證也

鄭康成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春秋說題辭曰尙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

運明授命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

二十篇第次委曲尙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尙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

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

十篇 又曰尙書篇題號尙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

書也如天行也

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曰尙書也

劉熙曰尙書尙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葛洪曰尙書者政事之集也

劉勰曰書實紀言而訓誥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

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又曰尙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孔穎達曰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書之

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

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

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

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

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

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
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虢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
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
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
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
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
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
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
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
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
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
爲文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
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
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
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劉知幾曰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
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尙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
吳秘曰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
亡過半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書亡不可復知
司馬光曰尙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
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朱子曰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

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
埃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
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又曰
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
是穿鑿終恐無益爾 又曰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
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 又曰書中不
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
柴中行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
之妙推之天下以爲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
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
戒夏商以後則惟臣戒君爾禹臯戒君儆於未然夏商以
後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
桀之惡武王伐紂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
畧無回護意矣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前乎五帝者爲三皇世尚洪
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者爲五霸習尚權譎又非聖
人所忍爲故自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一書之中其於明
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
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至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
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
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
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
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
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

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於此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熊朋來曰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正三十四攝六十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稟飭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臯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

典寶明居祖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嗣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慎之命攝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黃鎮成曰伏生所授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

君顛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漢武時又入僞秦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安國古文尙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又分堯典爲舜典分臯陶謨爲益稷分盤庚一篇爲三篇分顧命爲康王之誥通今古五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汨作九共九篇豪飮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成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賈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噐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又百篇之序一篇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何異孫曰書者古之史也當時事實有當紀載者史官書

之簡策有君臣相告誡之言有君命臣者有臣告君者有君告民者孔子定書百篇名之曰虞夏商周之書

薛瑄曰經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數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象象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孫宐曰尙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耶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也

沈嗣選曰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此不可信

按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
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徃徃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
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
疑之馬翔仲亦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
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
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
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尙書而高麗未之
有也宣宗八年者實宋元祐六年先是歲平中日
本僧齋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王
暉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
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及海外異書
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
書耳百篇尙書高麗且無之况日本乎乃萬歷初
尙書郎葉春及上書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
歸真無異癡人說夢矣
又按白虎通德論引尙書文云咨四岳曰裕汝衆
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
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
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其文皆逸未審是百篇書中
語抑大傳文也

百篇之序

一卷

存

司馬遷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班固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經籍志曰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

孔穎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又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

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劉知幾曰書列典謨詩會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

序決非孔門之舊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爲書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葉適曰以書序爲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書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陳櫟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

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鄒季友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秦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二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僞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樊良樞曰書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云出壁中由是篇以讀經文乃得其義兼辨其僞蓋序述二帝之德顯而微序夏商直以簡序周疑非聖人不能作也

孫寶侗曰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簡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

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弁百篇之名亦未信矣

按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尙書漢魏西晉諸儒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於正義許謙亦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今以馬氏書小序傳附紀於後昔在

帝堯傳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伊尹相湯傳云俗
儒以湯爲謚或爲號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殷始
咎周傳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奔告于受傳云受讀
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殷始錯天命
傳曰錯廢也武王有疾傳本下有不豫二字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傳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作成王
政傳本政作征將遷其君于蒲姑傳本蒲作薄王
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本俾作辦肅作息作顧
命傳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輔相之康王既尸天子傳本此句上有成王崩三
字平王錫晉文侯桓變圭瓚傳本無平字錫作賜
東郊不開傳本開作闕

又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
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
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
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
來古矣

又按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名大傳之序
有揜誥史記殷本紀有大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
有舜典之序歷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
目是則書名尙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經義考卷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三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存

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二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大兵起流二漢定伏生求其書二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顏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德明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曰二十九篇

九篇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語自爾也

鄭耕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

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
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

熊朋來曰晁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
八篇及武帝時得僞秦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伏
生二十八篇者虞書則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
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湯誓盤庚高宗
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康誥酒誥
金縢大誥君奭多方多士梓材召誥洛誥立政無逸康王
之誥合於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十九篇通爲
二十八篇

吳澂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
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間諸
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
之外猶有書也 又曰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
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闇亦甚
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
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生書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
詰屈少便利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氣若斷
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真足爲萬世國
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
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

分之非也

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或又以武成爲今文尤謬武成之繫日律以名詔顧命書法不同在古文尚書中最爲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頴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太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與僞太誓文偶合因而傳會以武帝初即有太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稱書曰不言太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太誓之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况劉向別錄明言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得以充學合之王
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肅諸家之說雖有不同而
要爲後得之書非伏生之本經矣林之奇亦云晁
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太誓以太誓
一篇足二十九篇之數者妄也

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
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
漢人並不以太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
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
生二十九篇之外矣

又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
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
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
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
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
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者之紛綸也

古文尙書

漢志古經四十六卷

存

桓譚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

漢書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
皆古字也共王徙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

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隋書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尙書古文之學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荀悅漢紀曰孔鮒藏之

陸德明曰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顏師古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孔穎達曰按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

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爲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

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臞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

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蘓愉愉字体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劉知幾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授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屢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

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孝明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制字之本也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

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
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
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似晉宋間
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
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物處決不如
此固善也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物枝大葉
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
以及塗暉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
而逵父徽實授書於塗暉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
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
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諸
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
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
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
豈真古文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
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按四篇皆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
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
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

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尙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尙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熊朋來曰孔壁真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尙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有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爲真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 又曰古文尙書至隋開皇始備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汧作等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

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寔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填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敬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臯陶舜答辭自具見於臯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

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爲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死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爲治克已布政使所爲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傅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又曰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傅會

梅鷟曰尙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命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恭

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耳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隨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羲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宐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亮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

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蕪
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聳牙而後可則魯論
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
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
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僞
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
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
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
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脩
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樊良樞曰壁書後出率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譯之假
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恒性之告一德之訓典學
之命孰從而聞之

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爲博
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
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
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
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穆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
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
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蕪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
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
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
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增多二
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湯誥載其

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
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乃有安東爲江
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
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是則湯誥之真古文
也又於泰誓載其辭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
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
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
夫子不可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
再不可三

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
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
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
耕輩群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

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
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
特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
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
綴輯逸書或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
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
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叅出於
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
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
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
文是已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
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

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
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群籍即以春秋說春
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
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
學者所當審也

經義考卷七十四終

弟子嘉善柯 煜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四

周書

漢志七十一篇 隋唐志十卷

闕

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

隋志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顏師古曰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

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
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

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
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
也

晁公武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蓋孔子刪采
之餘凡七十篇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
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
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
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
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
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按
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
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
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
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
者也繫之汲塚失其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此
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
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之餘未必
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

王楙曰汲塚書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
相反如云夏年多於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
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

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之類

丁黼跋曰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謂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子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尙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尙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採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子不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尙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

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載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王應麟曰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

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
 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
 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倫焉注儀禮云周書北
 唐以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獮有爪
 而不敢以掇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
 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
 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
 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
 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
 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
 冢則誤明矣 又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
 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
 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
 終葬乃制謚所載不同蓋今本開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
 謚出於此 又曰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
 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
 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
 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湯有洛之二
 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又曰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
 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
 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
 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黃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
 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微至五權

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
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
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
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
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
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
可句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
郡魏安釐王家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
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
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餘者則非也何者其
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

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虜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
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
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
計天下尙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
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
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
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
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
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
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
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

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
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
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
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
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
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盜法
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
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
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蒞良夫篇寂雅馴其
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
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
出涕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渾厚沉
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
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爲此書
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
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
呂斬以黃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
輕呂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
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
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
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執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
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

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倫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楊慎序曰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彪音彪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

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皙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皙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

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
潛出自桐泚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
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
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
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
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冢始
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
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
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
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
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
者皆未暇深考余故述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

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
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
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
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
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
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汝無以小謀
改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卹於外尙以時中又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
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
哉王珮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施予在
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

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諡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
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
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多誇詡詭譎如利維
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
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則非武
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
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
俘解言凡愍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
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
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
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
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

奚謬鑿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
其云智勇善不登於明堂則晉狼曠稱之綿綿不絕蔓蔓
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
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
史與未可知也謂爲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刪定之餘則
吾不敢信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
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
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
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又曰周書多論紀
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
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

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又曰 禮記蓋或仲
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 於禮記蓋或仲
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 橫夸誕而成此
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 者四十五篇則
當時脫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 十五篇之中者而
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又曰 周書卷首十數篇
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 且語與書體不合
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攬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
稱等篇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官終太子晉實
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
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
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
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姜士昌曰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
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
所謂周書此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其文辭湛深質
古出左氏上若鄴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
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
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
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叙名物亦有非叔季之
王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槩
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說者謂尙書纂自孔
子而此逸 者 則向以爲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

是書不知當孔子刪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為孔子所詘遂寘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按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李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終

弟子無錫高 洪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五

伏氏勝 尚書大傳

漢志傳四十一篇 隋志三卷

佚

尚書暢訓

舊唐書志三卷 新唐書志一卷

佚

鄭康成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

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
此目錄凡四十一篇

晉書五行志漢文帝時處生創紀大傳

酈道元曰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

顏之推曰孔子弟子處子賤爲單父宰即處犧之後兗州
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

隋志伏生作尚書傳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

洞冥記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
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
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
事畧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
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
遍但食穀損人精慧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
爾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陸德明曰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西伯戡黎作者

葉夢得曰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
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
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

晁公武曰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
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
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
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校書得而上之目錄
凡四十一篇康成銓次爲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楙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王應麟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又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 又曰大傳以西伯戮黎爲錢者罔命爲契命費誓爲肝誓呂刑爲甫刑

按大傳引經文異者大誥民獻有十夫獻作儀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德上有俊字無逸作毋逸又引盤庚云若德明哉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其文

歐陽生尚書章句

漢志三十一卷

佚

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林尊長賓濟南事高爲博士論石渠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

子都

尚書說義

漢志二篇

佚

葉適曰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

按漢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大小夏侯氏章句

漢志各二十九卷

佚

大小夏侯解故

漢志二十九篇

佚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建卒自顯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

班固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
十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
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葛洪曰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及勝
死又送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

隋志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呂祖謙曰夏侯勝守所學不苟合爲可重其言灾異漢儒
皆有此患

孔氏 安國 尚書傳

隋志十三卷

存

安國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
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
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
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
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
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
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
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復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
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
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

隋志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
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孔穎達曰孔傳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

文尚書二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
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冊府元龜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
尚書十四卷

歐陽修曰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
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
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
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
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
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
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
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
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
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又曰
逸書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
注必欲強爲之說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
注云咎單作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林少穎言知之爲知
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藁旣略之
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
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最
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又曰孔氏書序不類

漢文疑是晉宋間文章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義與雅歷代以爲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陳振孫曰孔注歷漢末無傳而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王柏曰古文尙書序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駮禹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

畫考驗偏旁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遁其辭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

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授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金履祥曰朱子曰安國此序絕不類西漢文字履祥疑東漢之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怪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璧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異矣

熊朋來曰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僞也

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叙藝文志於古文尙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

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脩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

或曰史記雖云訖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漢書或作大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

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

又按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

經義考 卷七十六
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
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
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
傳相戾此一疑也

又按司馬遷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
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
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
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
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
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
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今
文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自有其人遷受
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今安國傳云父
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
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
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
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梅
賾昧史公說書本於安國不加質驗而巧爲之辭
僞托之迹畢露矣

又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
餘馭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
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
餘之名且駒驪王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

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
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况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
一疑也

又按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响屨禹碑奇古難識餘
如壇山石岐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
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蝌蚪之文
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蝌蚪文字安國
書序作偽者藉此欺人魯齋王氏疑之當矣

又按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
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
康成輩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
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

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釋春秋
凡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氏說文所引
謂其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衛馬鄭諸
大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今考說文中所
引尙書字句異者如格于上下格作假宅岵夷作
作塌平秩東作秩作豳鳥獸毳毛作隼髦碁三百
有六旬碁作碁帝曰疇咨疇作畀共工方鳩僝功
作旁速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又作俾雙肆類于
上帝肆作繇竄三苗竄作窳暨臯陶作臯咎繇五
品不遜作遜教胄子胄作育剛而塞塞作寒濬吠
澮濬作睿藻火粉米藻作燥粉作粉撻以記之撻
作遽無若丹朱傲朱作殊傲作慕朋淫于家朋作

朔元首叢脞哉脞作陞隨山刊木刊作棗厥草惟
繇作蘇草木漸包作蘄苞瑤琨篠蕩篠作筱惟箇
籟楷作籟楷又作輅枯天用勦絕其命劓作剝若
顛木之有由蘖作卍樹蘖又作枿王播告之播作
譚今汝聒聒作慙慙予亦拙謀拙作拙西伯既戡
黎戡作咸黎作鬻大命不摯摯作藝子顛隕隕作
躋我興受其敗作退勗哉夫子勗作勗尚桓桓作
桓桓筐厥玄黃作實玄黃于匪彝倫攸斃作燁無
有作好好作妯七稽疑稽作吓庶草繁廡作無王
有疾弗豫作不念我之弗辟作不彛哉生魄作霸
罔弗懃作罔不懃上有凡民字同孟子句盡執拘
作柯至于屬婦屬作媯惟其塗丹獲塗於蔽不能
誠于小民丕作不乃惟孺子頌作敬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作冒亦惟有夏之民叨憤夏字下有氏
字憤作遜常伯常任伯作岐其在受德暨作恣爾
尚不忌于凶德忌作誓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
以儉人儉作論用勦相我國家作邦家陳寶作案
一人冕執銳作銳三吃作託劓則椽黥作劓劓斃
黥惟貌有稽貌作緇報以庶尤作詵扞我于艱扞
作敦峙乃糗糧作峙乃餼糧截截善諷言作截截
斷斷猗作韶韶邦之杌隍杌作阮凡此所引皆在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使許氏果得見孔氏古文則
於增多篇內亦必及之矣至於若蘖不眇眩一句
雖屬說命之文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爾又如圍

圍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訶師乃摛
來就憇憇宮中之冗食獮有爪而不敢以擬以相
陵憇祖甲返孜孜無怠彘彘巧言我有載于西則
孔氏傳亦無之又以微子爲周書洪範爲商書不
知許氏何所本也

又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
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恆取諸家之
說折衷之其於舜典禮干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
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
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
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
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

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
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亦
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叔重實
未見孔氏古文也譙允南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
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允南亦未見
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
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
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子邕亦
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
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而
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

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
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
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
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
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
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
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
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
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
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
傳釋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
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真見孔
氏古文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授冲在高
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
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經
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
其與孔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
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
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
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
說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必真
見孔氏古文也

尙書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歐陽氏地餘等尚書議奏

漢志四十二篇

佚

漢書注宣帝時石渠論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牟氏卿尚書章句

佚

漢書周堪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傳子光

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後漢書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張奐減為九萬言

後漢書注牟卿受書於周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秦氏恭尚書說

佚

漢書張山拊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

桓譚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

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經義考卷七十六終

弟子金壇馮 昕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一

秀水 朱燮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六

桓君榮大小太常章句

佚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
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
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
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
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
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對

曰沛國桓榮帝即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顯宗即位尊以師禮親自執業永平二年三雍成拜爲五更封關內侯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父子給事禁省永元四年爲太常卿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又曰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牟氏長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拜博士遷河內太守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氏防尚書雜記

三十二篇

佚

後漢書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杜氏林添書古文尚書

佚

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
 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
 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
 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
 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
 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
 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安國序中

稱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二
 十九篇是也蓋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
 九德明又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
 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
 書無之也夫東漢為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
 所傳有杜林所得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
 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
 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

賈氏逵尚書古文同異

三卷

佚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

衛氏宏尚書訓詁

佚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詁

劉陶中文尚書

佚

後漢書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除順陽長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拜諫議大夫

馬氏融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鳥獸蹢蹢馬融注以為筍簾七經小傳用其說按馬氏尚書注本於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叙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三載載作年瑤琨篠蕩琨作瓊沿于江海沿作均榮波既豬波作播云榮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開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用乂雙

斂讐作稠云數也自靖作清云繫也弗迓克奔迓
作禦云禁也無虐熒獨作亡侮熒獨我之弗辟作
避謂避居東都信噫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邦
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
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非我小國敢弋殷
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作曆云過也嚴恭寅良
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譱張爲幻譱作
悞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克也我道惟寧王德
延道作迪有若南宮括宮作君迪簡在王庭迪作
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剝王不懌作釋云不釋
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詞云共也冒貢作勗贛云
陷也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
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屹作訖折民惟刑折作慙云
智也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求云有求請昧也仡仡
勇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諛言作偏云少也
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蓋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
釋文采之

張氏與尚書記難

佚

後漢書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
尚書延熹九年拜大司農建寧元年遷少府尋以黨罪禁
錮歸田里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張氏楷尚書注

佚

後漢書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
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
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
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
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

鄭氏立尚書注

隋志九卷

佚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

佚

按梁劉昭注續漢書五行志引尚書大傳文曰八
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
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
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
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
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
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昃爲日
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又
大傳文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曰二
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
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
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

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
悉矣此外所引尚多不錄

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書贊

佚

虞翻曰北海鄭玄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
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
類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
篆卯也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
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
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孔穎達曰避序名故謂之贊

李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
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
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
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注禹貢九河曰齊桓公
塞之同為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
入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
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
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

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禪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
言

顧炎武曰馬融鄭玄注古文尙書載於唐舊書經籍志則
開元之時尙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盧氏植尙書章句

佚

後漢書植字子榦涿郡涿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建寧中
徵爲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尙書章句

荀氏爽尙書正經

佚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譖延熹九年舉至孝拜郎中後遭
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獻帝

即位徵之拜平原相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
著禮易傳詩傳尙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亡名氏書傳略說

佚

按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王制玉藻疏春
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

王氏肅尙書駁議唐志作釋駁

隋志五卷

佚

古文尙書注

隋志十一卷新舊唐書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
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
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

劉知幾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
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按唐志有尚書答問三卷當即隋志義問孔晁采
鄭康成及肅參以已見者也

王氏粲尚書釋問

七錄四卷

佚

唐書注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

程氏秉尚書駁

佚

范氏順劉氏毅尚書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

李氏克尚書注

佚

范氏甯尚書注 經典序錄作集解

七錄十卷

隋志止古支尚
書舜典注一卷

佚

伊氏說尚書義疏 唐志作釋義

七錄四卷

佚

阮孝緒曰說為晉樂安王友

孔氏晁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

冊府元龜晁為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

傳國語

周書注

十卷

存

徐氏邈古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尚書逸篇注

新唐志三卷

佚

孫奭曰尚書逸篇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

謝氏沉尚書

隋志十五卷 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沉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郎領著作錄一卷

李氏顯集解尚書

隋志十一卷 經典序錄唐志作集注十卷

佚

尚書新釋

隋志二卷

佚

尚書要略

新唐志二卷

佚

孔穎達曰李顯集注尚書於偽秦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

李氏執古文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呂氏文優尚書義注

隋志三卷

佚

姜氏道盛集釋尚書 經典序錄作集解

隋志十一卷 經典序錄十卷

佚

隋志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陸德明曰天水人

冊府元龜姜道盛為給事中注集釋尚書十一卷一云注

古尚書

王氏儉尚書音義

唐志四卷

佚

任昉曰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又年六歲襲封豫寧侯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
初遷秘書丞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還除給
事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恭選俄遷侍中辭不拜補太
尉右長史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太祖受命以佐命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尋表解選詔加侍中
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改授散騎常侍太祖崩遺
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進號衛將軍以本官領

丹陽尹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又
領本州大中正頃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詔加中書監
薨追贈太尉諡曰文憲

顧氏歡尚書百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姚氏方輿舜典孔傳

一篇

存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舡頭買得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

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
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又曰舜典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
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乃命
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
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
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
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

第

鄭公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皇時人
僞爲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
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
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
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經義考卷七十七終

弟子秀水陶 越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七

梁武帝尚書大義

隋志二十卷

佚

劉氏叔嗣尚書注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尚書新集序

七錄一卷

尚書二篇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

冊府元龜劉叔嗣為五經博士注尚書二篇序又注尚書

二十一卷

孔氏子袞尚書義

二十卷

佚

集注尚書

三十卷

佚

任氏孝恭古文尚書大義

唐志二十卷

佚

南史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武帝召入西省初為奉朝請
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侯景獲之
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坐斬
之

蔡氏大寶尚書義疏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大寶蕭登司徒

孔穎達曰古文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

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

巢氏猗尚書義

隋志三卷

新舊唐志作義疏十卷

佚

尚書百釋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巢氏彪尚書義疏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江夏費彪作尚書義疏行於世

李延壽曰齊時諸生畧不見孔傳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

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

張氏譏尚書義

十五卷

佚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十八卷

佚

劉氏焯尚書義疏

唐志二十卷

佚

北史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開皇中舉秀才射策同修國史直門下省俄除員外將軍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假還復入京爲飛章所謫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著述教授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

儒林傳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

劉氏炫尚書述義

隋志二十卷

佚

尚書百篇義

通志一卷

佚

尚書孔傳目

通志一卷

佚

尚書略義

通志三卷

佚

北史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隋開皇中奉勅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群言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

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微妙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煬帝即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冊府元龜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蠡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諡曰宣德先生

按劉光伯尚書百篇義孔傳日畧義三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俱有之又隋志載劉先生尚書義三卷不詳其名度非光伯即士元所著也

王氏孝籍尚書注

佚

北史王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秘書助修國史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顧氏彪尚書疏

隋志二十卷

佚

尚書文外義

隋志一卷

佚

今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古文尚書音義

唐志五卷

佚

尚書大傳音

隋志二卷

佚

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冊府元龜彪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今文尚書音一卷大傳音一卷尚書文外義一卷

鄭樵曰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

虞氏

失名

尚書釋問

隋志一卷

佚

于氏

失名 尚書傳問

七錄二卷

佚

亡名氏尚書潤義

隋志一卷

佚

尚書義疏

隋志七卷

佚

經義考書

卷二十八

六

尚書逸篇

隋志二卷

佚

孫奭曰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唐孝明皇帝今文尚書

新唐志十三卷

存

新唐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唐大詔令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誥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

爲陂廡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王者施行

按文苑英華亦載此勅云是孫逖代草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鄭康成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多矣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顧炎武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悵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莪也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掾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日靡嘉並以義爲莪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衍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施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注則有文來則有嘉楊雄太玄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於二儀始與枝唯知斯爲韻

按顧氏所詮最爲詳確義既通儀又音俄正與頗同韻明皇不曉事謂從頗則聲不成文遂改爲陂徒見嗤於學者矣竊謂經文一字之改雖無大害然亦當復古本爲是

又按王氏困學記聞謂泰誓古文本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會以誓衆臯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大作泰畏作威皆衛包所改乃知匪特洪範之取頗爲陂也

文宗皇帝尚書君臣事迹圖

佚

玉海文宗每對宰臣深言經學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孔氏穎達等尚書正義

唐志二十卷

存

新唐書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王德韶四門助教李

子雲等奉詔撰四門博士朱長才蘇德融太學助教隋德
素四門助教王士雄趙弘智覆審太尉揚州都督長孫無
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吏部尚書侍
中高季輔吏部尚書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弘文館學士谷
那律劉伯莊太學博士賈公彥范義頽齊威太常博士柳
士宣孔志約四門博士趙君贊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
學士薛伯珍國子助教史士弘太學助教鄭祖玄周玄達
四門助教李玄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
中興書目尚書正義二十卷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承詔
刊定

孔穎達序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
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
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
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
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原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
勳華指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
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剪浮
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
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
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德而稱郁郁
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徃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
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與積薪俱燎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

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上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脩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焯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聲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

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晁公武曰穎達因梁費魁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蘓德庸隨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勤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往往不同

陸氏德明尚書釋文

宋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晁公武曰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王氏玄慶注尚書

經義考書

新唐志十三卷

佚

王氏元感尚書糾繆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元感濮州鄆城人舉明經補博城縣丞天授中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轉四門博士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暉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倚據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

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成氏伯璵尚書斷章

授經圖十三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馮氏繼先尚書廣疏

宋志十八卷

佚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孔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已意
尙書小疏

宋志十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七十八終

弟子丹徒霍秉仁覆校

